

陆 游 詩 选

游国恩 李易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2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三

書號 549 字數 108,000 开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5 插頁 4

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册

定價(7) 0.88 元



陆游像

前　　言

—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出身于一个富有学术和文学空气的仕宦家庭，曾祖陸珪，祖父陸佃，父亲陸宰，都有經学或文学方面的著作。公元一二二五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陆游生于「淮（水）之湄」，在襁褓中就随家流寓榮陽。时金国已开始向北宋进攻，腐朽的北宋政权无力抵抗。次年，金兵强渡黃河，宋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淪陷。又次年，徽宗、欽宗被掳北去。宋政权被迫南迁，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是为南宋。代表頑固的大地主階級的南宋統治集團所执行的基本国策就是妥协偏安，这当然无法制止金人逐步深入的侵略。陆游的父母携着他自中原「渡河，沿汴，涉淮，絕江，間关兵間」逃归山陰（諸暨县主簿厅記）。后金兵渡江南侵，又逃到東陽（今浙江東陽）。直到他九岁的时候，由于抗战派將領和各地义軍的奋勇抗击，迫使金

兵北撤以后，才重回山陰。「兒時万死避胡兵」，这就是詩人对自己童年时期的回忆。

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年輕的詩人「亲見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國事，或裂臂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張，視之蔑如」（跋傅給事帖）。这时和陆游的父亲經常往来的也是一些爱国志士，他們每論到当前局势，「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慟，虽設食，率不下咽而去」。（跋周侍郎奏稿）而当南宋与金訂立了丧权辱国的「紹興和議」^①以后，因在高宗面前「面斥秦檜」「怀奸誤國」而被免職的李光^②，也常与陆游的父亲「剧談終日」，李光「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指檜），憤切慨慷，形于色辞」。陆游謂「其英偉剛毅之气，使人兴起」。（跋李庄簡公家書）于是，詩人二十岁的时候，便立下了「上馬击狂胡，下馬草軍書」的英雄志願。「少小遭喪乱，妄意憂元元」，与人民共灾难的童年，使他不能不关怀人民的痛苦的命运。一一五三年，陆游二十九岁，赴鎮厅試，取第一。明年試于礼部，又名在前列。时

① 宋金一一四年「紹興和議」規定：宋帝向金称臣，宋割淮水至大散关以北地方与金，岁納金国銀絹各二十五万两疋。本文后面所說的孝宗时与金簽訂的和議及韓侂胄北伐失敗后的和議，割地皆仍旧，所納金国銀絹，前者各減五万两疋，后者增五万两疋。

② 見「宋史：李光傳」。

秦檜要他孙子取得第一，不料竟被陆游夺了，秦因怨陆。加以陆游又『喜論恢复』，『語触秦檜』^一，于是竟被黜免，连考官都几乎得禍。从此陆游归返乡里，不断地致力于詩歌的写作，并且研讀兵書，學習劍法，准备杀敌报国。

秦檜死后，至一一五八年，陆游才去福建宁德县作一个主簿小官。后改授敕令所刪定官，于一一六年罢归乡里。其时金主完顏亮南侵，大軍直逼長江，情况危急。前辈诗人曾几当时也住在会稽。曾几以前就很賞識陆游的文学才能，至此二人来往更为密切。陆游『無三日不进見，見必聞憂国之言』。（跋曾文清公奏議稿）『諸公誰听芻蕘策，吾輩空怀畎亩憂。』詩人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

南侵金兵不久即敗退。一一六二年，孝宗即位，朝中抗战派的勢力稍稍抬头，老將張浚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由大理司直迁樞密院編修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孝宗召見，說他『力学有聞，言論剴切』^二，賜以进士出身。当时陆游提出了許多有关軍政方面的建議，表现出他对于政治改革的热烈的願望。

一 見宋叶紹翁：『四朝聞見录』及陆游：『渭南文集』跋自画像。
二 見『宋史：陆游傳』。

但不久陆游又受到了新的挫折。因为他反对「招权植党」深得孝宗信任的曾覿、龙大渊，激怒了孝宗，遂被出为镇江通判。^①一一六四年，张浚北伐，督师过镇江。张浚以前曾推许过陆游。对于张浚的北伐大举，陆游则予以大力的宣传和支持。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早已随着统治阶级的腐朽而削弱，妥协派又极力掣肘，北伐终无进展。宋再度向金屈膝议和。抗战派的一时抬头，又被压下去了。一一六六年，陆游便以「交结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②的罪名，被免除了隆兴通判的职务。他回到山阴三山村里，抱着满腔慷慨激动的情绪，度过了四年「穹居」的日子。

一一七〇年，陆游赴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处。他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迁流」，因而对被放逐的诗人屈原的遭遇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深切的共鸣。于是「欲就驥人乞奔遁」就成了他「西行万里」的主要的用意。在夔州他访问了杜甫流寓的故址，说杜甫当年在都督柏茂林门下作客，真「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东屯高齋記）这也透露了陆游自己的苦闷心情。

① 參見「宋史：陆游傳」及清錢大昕「陸放翁先生年譜」。
② 見「宋史：陆游傳」。

一一七二年，正当陆游慨嘆着『我独胡为淹此留』，想要离开夔州的时候，驻在汉中的四川宣撫使王炎辟他为干办公事。汉中地区形势的雄偉，物产的丰富，民俗的豪壯，激起了陆游的新的希望，使他树立了以隴右一带作为恢复中原的根据地的思想。他建議『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当积粟練兵，有衅則攻，無則守』①。但并未为王炎所采納。王炎被召还，陆游又改除成都府安撫司參議官。

陆游在汉中时期，經常身穿戎衣，过着軍旅生活，曾有雪中刺虎的壯举，戍守过边防要塞大散关。生活領域的开拓，使得陆游的創作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自此以后，他在他的詩歌里所表現的抗敌的呼声更为响亮，对妥协投降派的抨击更为尖銳，胜利的信心更为坚定，而且还常常带有一种理想的、乐观的、充满浪漫主义氣氛的情調。

陆游調成都以后，又相繼在蜀州（治今四川崇庆）、嘉州（治今四川乐山）、荣州（治今四川荣县）等地供职，迁徙頻繁，自謂『身如林下僧』，很不得意。

一一七五年，詩人范成大来蜀，陆游为參議官，然而『一人以文字交』②，范并

不以幕僚看待他。陆游对于蜀地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乐其風土，有終焉之志」。^①但他又因『不拘礼法』，被人譏为『恃酒頹放』^②，遂于次年被免职。詩人自謂：『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辭。』（福建謝史丞相啓）因此他就干脆自号为『放翁』^③。

陆游在四川时期的詩歌創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績。他的作品『寄意恢复，書肆流傳』^④，受到了孝宗的注意，遂于一一七八年被召回临安。东归后先后提举福建及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他这样綜述了十年来东奔西走迁徙不定的仕宦生活：

十年走万里，何适不艰难？

附火才須臾，攬轡复长嘆：

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

（雪后苦寒，行饑撫道中有感。）

陆游在江西任时，当地發生水灾。他立即派舟船載米救济灾民，并且『奏撥义倉賑

^① 「劍南詩稿：陸子韻跋」。

^② 見「宋史：陆游傳」及宋罗大經「鶴林玉露」。

^③ 見「宋史：陆游傳」。

^④ 「四朝聞見录」。

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但这却招致了当权者的不满，于是又罢职归里。他不胜感慨地說：「少携一劍行天下，晚落空村學灌园！」情緒之憤懣，不難想見。讀書、写字和田間的操作只可以暫時排遣愁悶。「三軍老不戰，比屋困征賦」的情況始終使他憂心不已，使他不得不高吟着『為國憂民空激烈』的悲壯詩句。

一八六年，陸游權知嚴州（今浙江建德）事。孝宗召見，說：『嚴陵清虛之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咏自适。』但陸游對此職位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興趣，堆积如山的文書使他很感头痛。『嗟余豈願仕，老病歸無所』，不過是由于『出仕三十年，不殖一金產』，才不得不借吏祿以維持生活罢了。雖然如此，他總是『憂民懷凜凜，謀已耻營營』；所念念不忘的仍是『安得鐵衣三萬騎，為君王取旧山河？』

一一八八年，陸游除軍器少監。次年，光宗立，除朝議大夫禮部郎中。從他被迫离樞密院編修職起，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在朝供職了。他于是抓緊這次機會，先後向孝宗、光宗提出許多建議。例如，他認為朝廷應該『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

見宋史·陸游傳。

見張鎡：『南湖集』卷三及『宋史·陸游傳』。

才，明号令，信賞罰」，以圖恢復。又認為「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貧，救民之貧，莫先于輕賦」；而「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征稅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他还觀察到社會風氣「日趋于拘窘怯薄之城」，提請朝廷「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挫折」。（上殿札子）他所指出的都是南宋中期社會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所建議的都是挽救弊政的根本办法。

但这一切都沒有為執政者所接受。次年，他再一次地被劾去官。他自述「罪雖擢髮莫數，而以詩為首，謂之嘲咏風月」。于是遂以「風月」名小軒，并作詩志之。（見

『劍南詩稿』卷二十一）

陸游从一一八九年底被罷斥到一二一〇年去世為止，中間除去約一年的短時期到杭州主修孝宗、光宗實錄以外，這二十年的晚年都是在山陰三山故居度過的。他子孫众多，田地很少，主要靠一些祠祿生活，但祠祿也有時中斷。然而詩人至老報國信念不衰，「吾儕日益老，忠義傳子孫」，對於兒孫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在臨死的前一年，還因為贊助韓侂胄北伐，被劾免寶謨閣待制。他生活艱窘，有時「食且不繼」，因為沒有錢，藥都停吃，夜晚為省燈油，書也不看，甚至有一回連自己常用的酒杯都忍痛賣掉了。然而老詩人足迹不踏权門，骨头是很硬的。他「身老農間」，相與來往的多是農村劳动人民，

其中包括老农、績女、牧豎、樵童等等。詩人還常到山里去施送藥物，救活了不少貧苦的農民，他們為了感謝詩人，就多以他的姓——「陸」——作為他們孩子的名字。詩人和人民之間的友誼是動人的。他有時還親自到田間去操作。對於農民的生活和心理，對於農田勞動，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体会。他這二十年間寫了七千多首詩，創作力是極其旺盛的。陸集中很多反映農民生活和描繪農村風光的優秀詩篇，多半都是寫于這一時期。此時老詩人在文壇上的聲譽已經很高，有不少愛好寫詩的後輩向他請教。他常常連夜挑燈誦讀他們的作品，為他們的詩卷題詩。有一回一位應秀才冒雪踏上三山路前來求見，陸游就把自己年青時從詩人曾几那里學來的「文章切忌參死句」這一寫作要訣轉授給他。老詩人對後輩的态度總是熱情而又誠懇的。

一二一〇年（宋宗嘉定三年）春，年八十六岁的老詩人與世長辭，[●]，臨終遺詩，以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囑告兒輩。

● 「宋史：陸游傳」謂陸游「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趙翼「陸放翁年譜」說同。按此說非是。清錢大昕「陸放翁先生年譜」據陸「未題」詩「嘉定三年正月后，不知几度醉春風」，并據宋陳振孫「直齋書录解題」所記「嘉定庚午（三年）年八十六而終」，考定陸游卒年為嘉定三年，享年八十六岁。當。

二

陆游的詩今存約九千三百首，但这还不是他的作品的全部。中年以前的作品，有很大部是散失了。据考訂，今詩集中所見四十二歲以前的詩百余首，存者「才百之一」[●]。他自十二歲就能作詩，直到八十四岁的高齡还是「無詩三日却堪憂」。辛勤而持久的創作，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产量最丰的一位詩人。[●]

陆游詩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豪丽語，言征伐恢复事」[●]，反映了南宋一代我国

一 趙翼「甌北詩話」謂陸詩八十五卷計九二二〇首。另逸稿尚存詩約六十余首，故陸詩現存共約九千三百首。「詩話」又謂：陸游「刪訂詩稿自跋云：『此予丙戌（一一六二年，陸游是年四十二歲）以前詩之十之一也，在严州再編，又去十之九』，然則丙戌以前詩存者才百之一耳。」按明華氏本及汲古閣本「渭南文集」「十之一」均作「二十之一」，故「百之一」似犹不足。另據陸游「感旧」詩自注，知他在汉中从軍时所作「山南雜事」詩百余篇，于入蜀时墮水失傳。但这里还須要注意一种現象，就是陆游晚年在写出許多好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內容貧弱，用意重複，詞句雷同的作品。朱竹垞謂其「句法重疊」，（「曝書亭集·書劍南集后」）趙翼謂其「惟晚年家居，寫乡村景物，或有見于此，又見于彼者。……蓋一時凌用完篇，不暇改換耳」。（「甌北詩話」）这些批評都是可取的。

二 陆游的著作除「劍南詩稿」八十五卷以外，尚有「通稿」二卷，「渭南文集」五十卷（包括詞二卷、「入蜀記」六卷），「南唐書」十八卷，「老學庵筆記」十卷等。他的詞在南宋也有相当地位。毛晋「宋六十名家詞」放翁詞跋，謂：「楊用修云：『纖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予謂超爽处更似稼軒耳。」[●]見「鵝林玉露」。

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的意志和要求。

他申討金人侵据中国的北部国土和荼毒陷区人民的罪行：

趙魏胡塵千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

（題海首座俠客像）

他沉痛地表达了陷区人民渴望收复的愿望：

三万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

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

（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

他斥責主和派的大臣們出卖祖国的土地：

戰馬死槽櫈，公卿守和約，

穹邊指淮淝，異域視京洛。

（醉歌）

对妥协投降派以人民的膏血——大批銀絹獻交貪殘的敌人，表示愤慨：

中原昔喪亂，豺虎厭人肉，

轂金轡虜廷，耳目久習熟。
不知貪殘性，博噬何日足！

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

（聞虜亂次前輩韵）

控訴他們排斥抗战將領、貽誤國事的罪惡勾當：

公卿有党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

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

（夜讀范至能攬轡錄，嘗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

感其事，作絕句。）

他特別尖銳地嘲笑了投降派所奉行的妥協退讓的基本國策：

廟謀尙出王導下，顧用金陵為北門。　（感事）

他还揭露了整个妥協派的卑鄙自私的目的：

諸公司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　（追感往事）

陸游詩的战斗性就是如此强烈。無怪乎他的「寄意恢复」的詩篇，当时就遍傳天

下，受到广泛的欢迎。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善歌詩，亦为时所忌」^①，一再受到妥协派的排挤和打击。「恐不合作此好詩，罰令不得作好官也」^②，虽語近揣測，却不能对陆游一生得罪的原因作了关键性的說明。

明郎瑛評放翁詩說：「曉嘆一篇，書憤一律，足見其情。」^③那么，「其情」究竟是怎样一种感情呢？我們看到，在「曉嘆」詩中，所悲嘆的是：「翠华东巡五十年，赤县神州滿戎狄」；盼望的是：「安得揚鞭出散关，下令一变旌旗色」。在七律「書憤」中，向往的是「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关」的战斗经历；憤慨的是「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班」，壯志日益蹉跎。

还可以举出，例如，抒写诗人自己早年抱負的詩：

战士所有，耻复守妻孥。
（夜讀兵書）

^① 見宋韓淲：「澗泉日記」。

^② 是宋朱熹：「朱文公集：答徐戲叔書」。

^③ 見郎瑛：「七修類稿」。按「劍南詩稿」「書憤」律詩不止一首，为了叙述方便，此擇其一为例。

抒写壮年志趣的詩：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劍床头鏗有声。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抒写八十二岁时的意气的詩：

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

（老馬行）

还有被后人贊为有『三呼渡河之意』[●]的『示兒』絕筆詩：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不管是『曉嘆』『書憤』，还是我們舉出的這些詩，其中都洋溢着一個堅強的愛國战士的情感。『亘古男兒一放翁』[●]，英雄的詩人唱出的是高昂的、有時是悲壯的、然而始終都是堅定不移充滿信心的曲調，成為南宋一代全民族的战斗的号角，从而在我国

[●] 見清褚人穫：『堅瓢補集』、『七修類稿』謂『示兒』詩『有三躍渡河之態』，褚說本此。

[●] 見梁啓超：『飲冰室文集』讀陸放翁集。